

朱子

800
880
34

校學範師北臺



章衣萍著

7
0
省立台北
校

朱子

目次



一、朱子的小傳

1. 知與行
2. 致知與格物
3. 窮理與讀書
4. 文學的觀念
5. 字山的觀念

6. 論心
7. 論「意志」
8. 論思想
9. 論鬼神
10. 主靜坐

二、朱子的學術批評

1. 論老子
2. 論莊子
3. 論佛學

4. 論王安石、蘇東坡
5. 論陸象山

三、朱子的讀書方法

四、朱子學派

1. 蔡元定
2. 蔡沉

3. 黃淳幹
4. 陳淳

三
四
五

登記總號	20	
分類號數	800	880
書碼	34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圖書館典藏		
民國 20 年 1 月 1 日 收存		

一 朱子的小傳

朱子，他的名字叫做熹。號元晦，後改仲晦，是徽州婺源人。宋高宗建炎四年，他生在尤溪官舍。從小就很聰明。

剛剛能夠說話，他的父親韋齋公指天告訴他，說：「這是天！」朱子問：「天以上還有什麼東西？」

韋齋公覺得很奇怪。

五歲，上學念書。

先生教他念孝經，他一看，就懂得意思。在上面題着字，

說：

「不做到這樣，

不算人！」

有一次，他同許

多小孩子一塊玩。

他一個人端坐在那裏

畫沙，仔細看了一

看，是在那裏畫八

卦。

十八歲，中鄉

試，紹興十八年，中



他一個人，端坐在那裏畫沙。

了進士。主泉州同安簿。選縣裏的弟子員，天天同他們講說聖賢修己治人的道理。

孝宗卽位以後，下詔求直言。朱子上了一個奏本，講了許多安內攘外的道理。

他少時喜讀曾南豐先生的文章。又好許多詩文雜學。後來他覺悟了，自己說：

「某舊時亦要無所不學。禪道文章，楚辭詩，兵法，事事要學。出入時無數文字。事事有兩冊。一日，忽思曰：『我只一箇身，如何兼得許多？』自此逐時去了。大凡人知箇用心處，自無緣及得外事。」

朱子十四歲的時候，他的父親韋齋公死了。他從父親的遺

命，從學於劉屏山。屏山以爲他一定是用功科舉文字的。有一天，搜搜他的箱，只有一帙宋杲語錄。

可見朱子那時是愛好佛學的。宋杲是當時的佛學大家。他的語錄上也有很好的話。

如宋杲論爲學的方法，說：

「如載一車兵器，逐件取出來弄，弄了一件又弄一件，便不是殺人手段。我只有寸鐵，便可以殺人。」

這確是很好的話。

朱子到了二十四歲，始見著李延平先生。三十一歲，再見著李延平先生，纔把佛學丟掉，專門研究孔子的道理。

朱子初見李延平先生的時候，還是一肚子玄機。他問李先

生許多玄理，李先生只說不是。

朱子很奇怪，以爲李先生不能懂得。再三質問，李先生爲人簡重，不甚說話，只教看聖賢言語。

朱子於是看聖賢的書，一天復一天，纔覺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回頭看佛



李延平先生教朱子靜坐

家的學說，漸漸毛病百出了。

當時同朱子相講論啓發的，還有一個張南軒。

李延平先生嘗教朱子靜坐，有一次，寫了一封信給他，說：「某曩時，從羅先生學問，終日相對靜坐，只說文字。未嘗及一雜語。先生極好靜坐，某時未有知，退入室中，亦只靜坐而已。先生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未發時作何氣象。此意不惟進學有力，兼亦養心之要。」

這可見李延平先生爲學的入手工夫。

朱子到後來，纔發見程伊川「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兩句話的道理。涵養是德行方面的事，致知是知識方面的事。

這兩樣如同車有兩輪，鳥有兩翼一樣，缺一樣也不可以的。用

經書上的意義證明。

(涵養)

(致知)

敬以直內

義以方外

(易經)

約禮

博文

(論語)

尊德性

道問學

(中庸)

養氣

集義

(孟子)

這可見，涵養致知兩方面，是不能分開的。

朱子語類上說：

「問：涵養又在致知之先？曰：涵養是合下在先。古人

從小以敬涵養，漸教之讀書，識義理。今若說待涵養了，方去致知，也無期限。須是兩下用功，也著涵養，也著致

知。」

這是很對的話。

現在我們說：德育，智育，體育。原來，涵養就是德育，致知就是智育。

朱熹自從師事李侗以後，對於北宋的周敦頤，張載，二程（程頤，程顥）的學說，是很有研究的。他先後著了後面的許多書：

1. 論孟精義

2. 論孟集注

3. 伊洛淵源錄

4. 太極圖說解

5. 西銘解義

6. 通書解義

7. 程氏外書

我們從他的著作看來，他是以繼著北宋的道統自命的。

四十六歲的時候，他同陸九淵（子靜）在信州·鵝湖寺相會。

那陸九淵，又叫陸象山，字子靜。他也是當時的一個大學

問家。朱子批評他說：

「陸子靜之學，看他千病萬病，只在不知有氣稟之雜。他只說儒者絕斷了許多私說，便是千了萬當，任意做出都不妨。不知氣稟有不好的夾雜在裏，一齊滾出去。」

他又說：

「近世以來，乃有假佛釋之似，以亂孔孟之實者。其法首以讀書窮理爲大禁；常欲學者注其心於茫昧不可知之地，以僥倖一旦恍然獨見，然後爲得。蓋亦有自謂得之者矣，而察其容貌詞氣之間，修己治人之際，乃與聖賢之學有大不相似者。」

這都是罵陸象山的。

鵝湖之會那一天，陸象山做了一首詩：

涓流積至滄溟水，

卷石崇成泰華岑。

易簡工夫終久大，
支離事業竟浮沉。

欲知自下升高處，

真偽先須辨自今。」

朱子看了，很不高興。他們兩個人的意見，始終不能相合。

因為朱子的意思，是叫人先泛覽各書，然後歸之於「約」。陸子的意思，是教人先發明本心，然後再博覽。

這樣，所以朱子罵陸子是「太簡」，陸子罵朱子是「支離」。其實，各有各的好處。

淳熙五年，除知南康軍。他到了那裏，興利除害，講求荒政，救活了很多老百姓。

訪求白鹿洞書院的遺址，復舊學規，使學者遵守。

後來，又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改爲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
淳熙十年，詔監台州崇道觀，及南京鴻慶宮。

淳熙十五年，除提點江西刑獄，入奏皇上，說了一些「正心誠意」的話。

有的人告訴他，皇上是很討厭那些迂話的。

朱子說：

「我平生所學，只有『正心誠意』四字，那裏可以隱默以欺人。」

以後，他又改知漳州。

在那裏，他奏除了無名之賦七百

萬，減輕總制錢四百萬。

因爲習俗不知禮，采古來喪、葬、

嫁、娶的禮節，公佈了出來，使人們參考。

又刊行四經四子書。

紹熙五年，趙汝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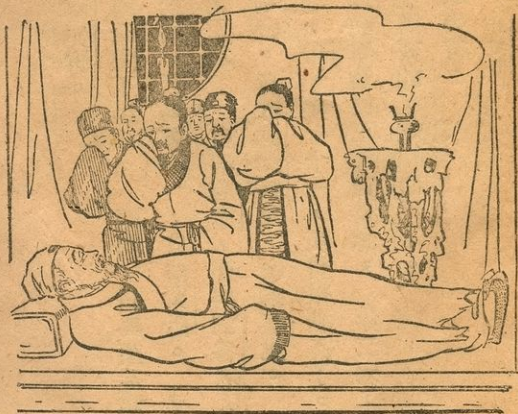
爲相以後，任用了許多知名的人物。朱子獨

以韓侂胄專權爲慮。

他屢屢告訴甯宗，又寫了好多信告訴趙汝愚。

汝愚不聽他的話。後

來，果然上了韓侂胄的



子把衣冠弄得整整齊齊就枕死了。

當，以誣被逐了。

從此朝廷大權，都歸韓侂胄。

朱子見世事不可爲，因而隱了起來。閉門，日與生徒講學不休。始居崇安，題所居爲「紫陽書堂」，自稱紫陽。又築堂於建陽·雲谷，題其額爲「晦庵」，自稱晦庵，亦稱雲谷老人。晚年在建陽·考亭築滄洲精舍，自稱滄洲病叟，更稱遜叟。

紹熙六年（一一〇〇年），朱子年七十一，病得很利害了。

還告訴他的兒子及門人，以勉學及修正遺言爲念。第二天，朱子坐起來，把衣冠弄得整整齊齊的，就枕而死了。

他的著作很多。著的書有：

1. 易本義、啓蒙

2. 詩集傳

3. 大學中庸章句或問

5. 太極圖說解

7. 西銘解義

9. 晦庵集

他所編次的書有：

1. 論孟精義

3. 孝經刊誤

5. 宋名臣言行錄

7. 河南程氏遺書

4. 論語孟子集注

6. 通書解義

8. 楚辭集注辨證

2. 中庸軒略

4. 通鑑綱目

6. 近思錄

8. 伊雒淵源錄

我們也可以知道朱子努力學術的一班了。

二 朱子的學術思想

朱子的學術思想，完全是孔子的嫡派，儒家的正統派。我們也分幾項說：

(1) 知與行

中國的哲學家，有的主張一面知，一面行，如陳淳的主張。有的主張知行合一，如王陽明。有的主張先行後知，如孫中山。有的主張先知後行，如朱子就是。

朱子曾說：

「知同行多是重要的。眼睛沒有脚，自然不會走路，脚沒有眼睛，也看不見走路。論先後，自然是先知後行。論

輕重，自然是行比較重。」

他又說：

「知與行工夫須著並到。知道得愈明白，則行爲愈靠得

住。行爲愈靠得住，則知道得愈明白。」

有一次，王子充問他：

「我在湖南看見一個先生，只教人實行。」

朱子說：

「義理不明，如何實行？」

王子充說：

「他說，行了就得了。」

朱子說：

「如人行路，不見便如何行？」

朱子的話，也就說得很清楚了。

(2) 致知與格物

「致知在格物」，這句話，朱子解釋得很好。

他說：

「什麼叫做『致知在格物』呢？我們要弄得有智識，在卽

物而研究他的道理。人類的心靈，莫不有知；天下的物，莫不

有理。因爲理有未窮，所以知有不盡。所以大學教人，一定

使學者就天下的物，一件件的因已知道的道理，再去研究他，研

究到極點。用功得久了，自然一日貫通，衆物的表裏精粗無

不到，我們心裏也就沒有一件事不明白了。這就叫做『物格』，

這就叫做「知致」。

什麼叫做「物」？

朱子說得好：

「凡。是。眼。前。的。都。是。事。物。」

他又說：

「上而無極大極，下而至於一草一木一昆蟲之微，各有各的道理。一書不去讀，則缺了一書的道理；一事不窮，則缺了一事的道理。一物不去研究，則缺了一物的道理。」

朱子的話，也有科學意味的。

他說：

「我們登高山去望，許多山都成功了波浪的樣子。這是水。」

流得這樣的。只是不知道爲了什麼事凝着了。」

他又說：

「嘗見高山有螺蚌殼，或生在石頭裏面。這石是從前的泥土，螺蚌是水中的東西。在下面的，反而變在上面了。柔軟的變成剛的了。這也是很奇怪的事。」

(3) 窮理與讀書

朱子的所謂「格物致知」，其實就是窮理。

他說：

「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

這還沒有什麼不對。可是他又說：

「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蘊則已具於聖賢之書，所以

窮理一定要讀書纔能達到。」

這就不很對的了！因為天下的道理是無窮的，決不能專在聖賢書中去找。

所以朱子的窮理，走不到科學的路上去。

(4) 文學的觀念

朱子以為文章都是說道理的。

他說：

「文皆是從道中流出。豈有文反能貫道的理由？文是

文，道是道。正如喫飯時下飯一樣。」

他又說：

「道是文的根本。文是道的枝葉。」

他看不起那些專講漂亮的文章。他說：

「前輩文字有氣骨，所以文章有波浪。……現在的人只在枝葉上用功夫。如玩傀儡戲一樣，男子，婦人，僧道，雜色，無所不有，可惜都是假的。」

(5) 宇宙的觀念

朱子以爲天地也是一些物體，是氣所生。

他說：

「天地但陰陽之一物，依舊是陰陽之氣所生。」

有人問他：「天爲什麼這樣高深？」

他說：

「天只是氣，非獨是高。只今人在地上，便只見得如此之

高。反之，連地下亦是天，蓋天地俱在氣中，故連地下亦是天。」這是有些科學意味的話。

他又說：

「天地初間，只是陰陽之氣。這一箇運行，磨來磨去，磨得急了，便磨出許多渣滓。裏面無處出，便結成箇地在中央。氣之清者，便爲天，爲日月，爲星辰。」

他又論宇宙所以發生，他說：

「造化之運，如磨上面常轉而不止。萬物之生，似磨中撒出，有粗有細，自是不齊。」

有人問他：

「自開闢以來，至今未萬年，不知以前如何？」

他說：

「以前也。正是現在一樣明白的。」

又問：

「天地會壞否？」

他說：

「不會壞。只是等到人無道極了，便一齊打破，混沌一番，人物都盡，又從新起。這所謂不壞的，即是壞，但不斷絕罷了。」

有人又問他：

「天地壞也不壞？」

他說：

「既有形氣。如何得不壞。但一箇壞了，便有一箇生得來。凡有形有氣，無不壞者。壞已復生，不知其極。天地亦不能不壞，壞已便不能不生。」

這些話多是很好的。

(6) 論「心」

朱子以爲理是實體，心是現象。理無不善，心則有善，有惡。

他說：

「心所以有知覺，正同這燭火一樣。譬如這燭火，因爲有了脂膏便有許多光燄。」

問：

「心之好處是氣不是？」

朱子說：

「也只是知覺。」

問：

「心有善惡沒有？」

朱子說：

「心是動的事物，自然有善惡。正如惻隱是善的；看見小孩子爬到井裏去，也沒有惻隱的心，便是惡了。」

他又總論心說：

「心同火一樣。靠這個光明發動的物，可以具得許多道

理。這許多道理，是指神明不測的心，不是說五臟的心。」

又說：

「肝肺五臟的心，却是實有的東西。這個心，不同五臟的心一樣。所以五臟的心受病，可以用藥補他。這個心，却不是菖蒲、茯苓所可補。」

(7) 論「意志」

有人問朱子：

「意是心的運用處，還是啓發處？」

他說：

「也是運用，也是啓發。」

又問：

「情同意，有什麼分別？」

朱子說：

「情是性之發。意是要主張恁地，情是發出恁地。如愛那物是情，所以去愛那物是意。情如舟車，意如人去使用那舟車一般。」

這些話，同近代心理學的話，也很接近了。

(8) 論思慮

都昌縣的諸生問：

「何以窒其慾？」

朱子說：

「思而已矣。學莫貴於思，惟思爲能窒慾。」

有人說：

「思而不正，不是以窒慾，適足以害事？」
他說：

「思而不正，也是慾。思理之是非可否，就無不正了。」

朱子以爲行爲之前，思慮最要。他曾說：

「什麼叫做物格知致？臨事不可不深思；臨事深思，自然

應物從容了。」

胡適說得好：

「朱熹說，『學原於思』，這句話是不夠的。應該說，『思

起於疑』。」

沒有懷疑的思想，是無價值的思想。

孔子曾說，「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又說：「未知生，焉知死？」

這是很好的話。

朱子對於鬼神，也存了一些神秘的見解，如他說：

「待日用常行處理會得透，則鬼神之理，將自見得。」
他更有一些荒謬的話，如：

「鬼，陰之靈；神，陽之靈。」

又說：

「人家多有怪者，此乃魑魅魍魎之所爲。達州有一士人，行遇一人，只有一脚。問某人家安在。與之同行，見一脚者入某人家，數日，其家果死一子。」

這直是「閱微草堂筆記」一類怪話了。

(10) 主靜坐

朱子說：

「始學工夫，須是靜坐。靜坐則本原定，雖不免逐物，及收回來也有箇安頓處。譬如一個人居家熟了，便是出外，到家便安寧了。如茫茫在外，不曾下工夫，便要收斂向裏面，也無箇着落處。」

「靜坐不是消極的，是積極的。他說：

「心未遇事時須是靜。及至臨事便有氣力。如當靜時不

靜，思慮散亂，及至臨事已先倦了。」

他又勸人靜坐時心裏專一，他說：

「靜坐非是要爲坐靜入定，斷絕思慮。只收斂此心。莫令作閒思慮。則此心湛然無事，自然專一。及至有事，則隨事而應，事已心也清楚了。」

這可見靜坐是應事的預備。

三 朱子的學術批評

朱子是以繼孔子的道統自命的。

他對於孔子的門生，推重顏子和曾子。

有人問：

「顏子比湯如何？」

朱子說：

「顏子只據見在事業，未必及湯。使其成就，則湯不得比顏子。」

他又說：

「前輩說，禹與顏子同道，禹比顏子又粗些。」

顏子比孟

子，則孟子當粗看。」

他也推崇曾子，他說：

「孔門只一個顏子，合下天資純粹。到曾子便過於剛，與孟子相似。世道衰微，人慾橫流，不是剛勁有脚跟底人，定立不住！」

他批評宋代諸家的學問，也有好話。

他說：

「周濂溪靜一，程明道敬。」

有人問：

「明道可比顏子，伊川可比孟子否？」

他說：

「明道可比顏子，孟子才高，恐伊川未到孟子處。然伊川收束檢制處，孟子却不能到。」

我們再看他批評孔子以外的諸家學說：

(1) 論老子

朱子說：

「老子之術，謙沖儉嗇，全不肯役用精神。」

又說：

「老子之學，大抵以虛靜無爲，沖退自守爲事。所以他的學說，常常以懦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

這是很懂得老子的說話。

他又說：

「張良是學老子的。閒時好像一個虛無卑弱底人，緊要處發作出來，便使你支持不住。如嶢關之戰，與秦將連和了，忽乘其懈擊他。鴻溝之約，與項羽講解了，忽回軍殺他。這是他柔弱的發作處。可怕，可怕。他計策不須多。只消兩三次如此，高祖的事業成功了。」

(2) 論莊子

朱子說：

「莊周是個大秀才。他什麼都懂得，只是不懂做事。看他第四篇人間世及漁父以後，多是說孔子以及許多人的話，只是不肯學孔子。」

他又說：

「莊子跌蕩，老子收斂。齊脚斂手。莊子却將許多道理掀翻說，不拘繩墨。」

朱子批評莊子的話，是站在儒家立場的。

(3) 論佛學

朱子早年，也學佛學，化了很多功夫。

他說：

「釋氏見得高的儘管高。他又說頑空，說真空。頑空是

空無一物。真空却是有物。他不管天地四方，只是理會一個心。」

又說：

「佛學與吾儒，雖有相似處，然正所謂貌同心異。似是而非。」

他又說：

「佛之所生，去中國絕遠。他的書，文字音讀，皆是翻譯了幾次而幾通。他所說的禪學，則又出於口耳之傳，無文字可以依據。所以人人可以用他的學說，附會起來。」

這是罵得很對的。

(4) 論王安石、蘇東坡

朱子的學生問：

「安石與東坡的學問怎樣？」

朱子說：

「二公的學問，都不純正。

但東坡的德行，那裏及得安

石？

東坡初年如見用，他的禍害未必比安石好些。

但東坡後

來見安石狼狽，所以都自改了。」

朱子是看德行比文章重的。

他又說：

「老蘇的書，當時很多人崇敬他，惟安石不以爲然。所以

他們父子都恨他。如老蘇的詩說：『老態盡從愁裏過，壯子偏

傍醉中來。』如此無所守，豈不爲安石所笑？」

他又批評王安石，說：

「安石之學，所以差的，因為他見道理不透澈。」
 朱子以為安石如同庸醫，不識病症，而又愛胡亂下藥，所以醫壞了。

(5) 論陸象山

陸象山（子靜）是朱子當時的唯一學術上敵人。

朱子說：

「陸子靜說『良知』、『良能』等處，且成片舉似經語，不可謂不是。但說人便能如此，不假修為存養，這却不對。譬如一個旅居的人，自家不能送他回鄉，但與他說，『你自有田有屋，許多快樂，為什麼不回去？』那人既無路費，如何便回去。」

得成？又如脾胃傷弱，不能飲食的人，却硬要將飯將肉，塞入他口，不問他喫得與喫不得，若是一頓便理會得，亦豈不好？然非生知安行者，豈有此理？便是生知安行，也須用學？」

他們兩人的意見，始終不對。有一次，朱子與子靜說話，子靜以爲有意見。

朱子說：

「邪意見不可有，正意見不可無。」

子靜說：

「這是閑議論。」

朱子說：

「閑議論不可議論，合議論則不可不議論。」

朱子總以子靜的學說爲不對。他說：

「大學不會說無意，而說誠意。論語無意只是要無私意。」

若是正意則不可無。」

(6) 論呂伯恭

呂伯恭（祖謙）是朱子的好朋友。

朱子說：

「某嘗謂人之讀書，寧失之拙，不可失之巧；寧失之低，不可失之高。伯恭之弊，盡在於巧。」

朱子有一次，問一個學生，見着伯恭，有何話說？

曰：「呂丈令看史。」

朱子說：「他此意便是不可曉。某尋常非特不敢勸學者看

史，亦不敢勸學者看經。只語孟亦不敢便叫他看。且令看大學。

伯恭好史學，朱子批評他，「伯恭是個寬厚的人，不知如何做的文字，却似個輕儇的人。」

(7) 論陳同父

陳亮，字同父。是朱子的好朋友，而不談性理。他主張王霸之學，浙江有很多人相信他。家家談王霸，不說蕭何張良，只說王猛。不說孔孟，只說文中子。

朱子笑他們，說：

「永嘉之學，無頭無尾。」

他是看不起浙江學派的。

他又說：

「永嘉諸公，多喜文中子。只是小也。他知了自學得孔子，纔見個小家活子，便悅赴之。譬如泰山高，他不敢登。見個小土堆子，便上去，只是小也。」

永嘉學派，以葉適陳傅良一班人爲領袖。陳亮的學術色彩，與他們大同小異。

朱子的思想，是以哲學爲中心的。浙江學派的思想，是以政治經濟爲中心的。以哲學爲中心，當然與以政治經濟爲中心的，思想是不同的了。

四 朱子的讀書方法

朱子以爲人的責任，是窮理盡性。所以他說，「佛經云，佛爲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聖人亦是爲這一大事出來。」他又勸人人爲聖賢。

所以他說：

「聖賢只做到人的當爲的事情。今做到聖賢，止是恰好，又不是過外。」

又說：

「凡人多以聖賢爲己任，世人多以聖賢爲高，而自視爲卑，故不肯進步。……聖賢本性，與常人一樣。既與常人一樣，又安得不以聖賢爲己任。」

怎樣可以爲聖賢呢？他又勸人人立志。

他說：

「立志要如飢渴之於飲食。才想悠悠過去，便是志不立。」
要立志便須精進不斷。他說：

「爲學極要求把篙處着力。到工夫要斷絕處，又更增工夫，着力不令放倒，方是向進處。爲學正如撐上水船，方平穩處，儘行不妨。及到灘脊急流之中，舟人來上這一篙，不可放緩。直須着力撐上，不得一步不緊。放退一步，則此船不得上矣。」

這都是很好的話。

他的讀書方法，在他的語類上載着很多。我們隨便抄下一些，給小朋友們看看：

學問就自家身上切要處理會方是。讀書已是第二義。自

家身上道理多有了，不曾外面添得來。然聖人教人讀這書時，蓋爲自家雖有這道理，須是經歷過方得。聖人說的話，是他曾經歷過來。

文字大節目，痛理會三五處後，當迎刃而解。學者所患，在於輕浮，不沉着痛快。

須是一棒一條痕，一擲一掌血。看人文字，要當如此，豈

可忽略。看文字須是如猛將用兵，直是鏖戰一陣。如酷吏治

獄，直是推勘到底。決是不恕他方得。

讀書須放寬著心，道理自會出來；若憂愁迫切，道理終無緣得出來。

★ ★ ★ ★

讀書應該小作課程，大施功力。如會讀二百字，只讀得一百字。却於百字中猛施工夫。理會仔細，讀誦教熟。如此，不會記性人，自然記得。無記性人，也理會得。若泛泛然念多，只是皆無益耳。讀書不可以兼看未讀者，却當兼看已讀者。

★ ★ ★ ★

大凡讀書須是熟讀，熟讀了自精熟，精熟後，理自見得。如喫果子一般。劈頭方咬開，未見滋味便喫了。須是細嚼教

爛，則滋味自出。

方始識得這個是甜是苦，是甘是辛，始爲知

★

★

★

★

爲人自是爲人，讀書自是讀書。凡人若讀十遍不會，則讀

二十遍。又不會，則讀三十遍。至五十遍，必有見到處。

五十遍。嗔然不曉，便是氣質不好。今人未嘗讀到十遍，便道不

可曉。

★

★

★

★

爲學讀書，須是耐煩細意去理會，切不可驕心。若曰，何

必讀書，自有個捷徑法，便是悞人底深坑也。未見道理時，恰

如數重物包包在裏許，無緣可以見得。須是今日去了一重，又

見得一重，明日又去了一重，又見得一重，去盡皮方見肉，去盡肉方見骨，去盡骨方見髓，便羸心大氣不得。

★

★

★

★

心不定，故見理不得。今且要讀書，須先定其心，使之如止水，如明鏡。暗鏡如何照物？

★

★

★

★

凡看文字，專看細密處，而遺却緩急之間者，固不可；專看緩急之間，而遺却細密者亦不可。今日看的，所以爲他日之

用。須思量所以看者爲何，非只是空就言語上理會得多而已也。譬如拭桌子，只拭中心亦不可，但拭四弦亦不可。須是切己用功，使將來自得之於心，則視言語誠如糟粕也，但當自期

望到那步田地纔好。

★ ★ ★ ★

楊志之患讀史無記性。須二五遍方記得而後又忘了。

曰：「只是一遍讀時須用功作相別計，止此更不再讀，便記得。

有一士人讀周禮疏，讀第一板訖則焚了。讀第二板則又焚了。

便作焚舟計。若初草讀一遍，準擬三四遍讀，便記不牢。」

又曰：「讀書須是有精力。」至之曰：「亦須是聰明。」

曰：「雖是聰明，亦須是靜，方運得精神。」昔見延平，說羅先

生解春秋也淺，不似胡文定。後來隨人入廣，在羅浮山住三兩

年去。那裏心靜，須看得較透。某初疑解春秋于心靜甚事，

後來方曉。蓋靜則心虛，道理方看得出。

五 朱子學派

朱子晚年在考亭講學，所以他的學派，大家都稱爲「考亭學派」。他門人很多。可是真能傳朱氏之學，發揮光大的，實在很少。我們現在，且介紹蔡元定、蔡沉、黃幹、陳淳四人。

(1) 蔡元定

蔡元定，字季通，建州，建陽人。博聞強記，明陰陽消長之運，達古今盛衰之理。從朱子學。朱子叩他學問的底蘊，大驚地說：

「這是我的老朋友，不該排在弟子之列。」
每來，朱子必留他幾日，通夕對牀不睡。嘗說：

「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未嘗厭

也。」

學者稱蔡元定爲西山先生，著有大衍詳說，律呂新書等。

(2) 蔡沉

蔡沉，元定的兒子。少時就跟了父親，聽朱子講學。

元定著洪範解未成，說：

「我的兒子，一定可以把這書做成的。」

蔡沉用功了幾十年，然後成洪範皇極內篇，有先儒未說過的

話。

(3) 黃幹

黃幹，字直卿，閩縣人。志堅思苦。他是朱子的女婿。

朱子很看得起他。朱子病革，出所著書給他，說：

「吾道的寄托，都在這裏了。」

直卿對於朱子存心致知之學，體驗力行，終身如此。

朱子

很恭維他，說：

「將來直卿可以代我的講席。」

(4) 陳淳

陳淳，字安卿，號北溪，龍溪人。爲朱子的學生。

朱子說：

「凡閱義理，必窮其源。」

別後十年復往。

朱子說：

69
壹

66
壹

子 朱 54

省北師院圖書館



000000560565

「如今所學，已見本源，所缺下學之功而已。」
著有論語口義，孟子口義，大學口義，中庸口義等書。
這四個學生都是很有學力的。

臺灣省立臺北師範學校圖書室

總 號	分 類 號
20	800 880 34

中國名人
故事叢書

朱

子（全一册）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十版

外埠酌加郵費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編著者 章衣萍

發行者 張一渠

印刷者 兒童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四二四號
電話掛號九一九三
電話掛號九三〇一

兒童書局 總店

總版書
林檎出



省北師院圖書館



000000560565

8523

院圖書館

北師